《白先勇自選集》

7A 陳穎欣

生命是癡人編成的故事
 充滿了聲音與憤怒
 裏面卻是虛空一片
 ——英國詩人麥克佩斯

白先勇的小說中，女的出賣肉體，靈魂早已飄走了；男的孤單寂寞，沉溺於花天酒地的世界裏。

看白先勇的作品，竟找到張愛玲的影子。二人文筆精練，刻劃人性心理深刻細膩，的確不可錯過。

因為愛，所以恨。愛情是不講道理的，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。〈玉卿嫂〉孤注一擲，義無反悔去愛，換來的是一次一次的背叛。究竟是玉卿嫂錯愛，還是慶生不懂得去接受愛，孰對孰錯，絕非我們這些旁觀者可理解。

愛情悲劇是天意？是人為？若果「我」不帶慶生去看戲，他有機會目睹金燕飛的風采嗎？會對她一見鍾情嗎？假若「我」不告訴玉卿嫂慶生有個相好，玉卿嫂仍會死心塌地愛慶生？不過，一切都是註定的。命運之神不眷顧我，要我與他緣慳一面，抱怨詛咒也無補於事。

在〈玉卿嫂〉，金燕飛是令人妒忌的，同樣是女性，一個就有真愛，一個就是錯愛。慶生是否有雙重性格？若不，何以在金燕飛面前是個有自信的俊男子，在玉卿嫂面前是個身子孱弱，毫無自尊心的男人呢？因為愛，慶生鼓起勇氣，敢與玉卿嫂角力；因為愛，玉卿嫂選擇要慶生與她陪葬，即使不是同年同月生，也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愛的背後是恨。〈玉卿嫂〉比〈茱麗葉與羅密歐〉、〈梁山伯與祝英台〉更愛得淒美，愛得轟動。愛得堅強，令人走上不歸路；愛得軟弱，同樣令人跌入火海。

人渴望成長，在成長同時，赤子之心不斷磨蝕，成長要付出代價。王雄的死可以怪責誰？是自己執迷不悟，活在自己世界裏，還是因時間洗禮，接受不到麗兒？〈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〉今我想起我的童年。兒時，有誰不想自己的父母挽著小手，與自己高高興興上學去。即使沒有保時捷、法拉利的護送，我也覺得自己比其他同學幸福。其他小朋友坐校巴，上學途中是寂寞孤單的；而我的父母穿得有體面，與我說說笑笑上學，我同麗兒一樣會「揚起臉，甩動著一頭短髮，高傲得像個小公主，從大門出來」。

兒時，麗兒絕不會認為王雄是令她羞恥的象徵，是什麼時候令純真的思想泯滅呢？自從同學譏笑王雄是「大猩猩」，麗兒便決心與他「劃清界線」，王雄送上昔日麗兒所愛的金魚，她一手把它砸得粉碎；昔日對王雄的熱情變成今天的冷冷冰冰。可恨王雄身在民國時代，否則，今天的兒童心理學家會告訴你如何與成長中的小孩相處。

由中一至中三，我的媽媽都陪伴我上學，沉甸甸的書包永遠都落在母

親的肩膀，母親每次都抱怨那條「長命斜」的路，令到她腿上青筋暴漲。老師、同學都說我很幸福，但心中不期然有種尷尬，很想避開校車上同學的指指點點和言語譏諷，終於有一天，捺不住心的怒氣，斥責母親的所作所為，怪責她不應該與我一齊上學。從此上學的路途上只有我一個孤伶伶的上學。看到王雄的遭遇，難免憎恨麗兒的忘情，但自己又何嘗不是麗兒呢？

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究竟有誰可以像〈朝花夕拾〉的陸宜，回到過去，觀看母親的成長，還有機會回到現在好好報答媽媽呢？其實我不想那麼急躁的，每次發脾氣時，總是恨不得母親馬上消失在這世界，但怒氣一消後，馬上後悔自己又再一次傷透母親的心，無奈話已說出，撥出去的水不能收回。惟有等來生與媽媽調換角色，嘗試「做人父母甚艱難」的滋味吧！

白先勇小說中，大部分場景都是在煙霧瀰漫、酒杯相碰的酒吧。假如我是導演，我會將〈芝加哥之死〉、〈謫仙怨〉、〈永遠的尹雪艷〉、〈一把青〉、〈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〉，以及〈孤戀花〉一齊放在銀幕上，內容是細說每一個出賣肉體、身不由己的薄命酒女的故事。

〈孤戀花〉的娟娟，母親是個瘋子，十五歲時不斷受父親的虐待，後來懷孕又被迫流產，故事中男人是骯髒而粗暴的，他們一步一步將命如草芥的女子推進一個個深淵。最後死的死，瘋的瘋，生活如行屍走肉，靈魂由「食這行飯」開始早已被禿鷹啣走了。有人說做這一行的就要「吃得鹹魚抵得渴」，她們一拋身，不知幾多錢擲到她們身上啦！但試問一個鄉巴女子來到一個陌生的大城市，有誰不想討個好生活的？那些人蛇千辛萬苦去到紐約、悉尼，難道真是想出賣靈肉來作孽自己嗎？她們亦想找個真心愛自己的男人，不然，風騷百態、縱橫歡場的金大班，何以得到一個男孩子的童貞後會不期然留下淚來呢？

命運不是由我們控制的，上天已為我們定好劇本，我們根本無籌碼與天鬥，倒不如還是乖乖地做回自己的角色。

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時莫強求。

教師回饋：文句生動活潑，流暢圓潤，轉折自然，親切有味，自由抒發對白先勇各篇小說的讀後感，讚頌愛情與親情，並同情女子淪落風塵的不幸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歐陽子說：「白先勇才氣縱橫，不甘受拘；……寫出來的作品，差不多都非常成功。」當代作家如費成群，最後多少人能夠留下後世傳頌的作品？